

<<军士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军士长>>

13位ISBN编号：9787515700991

10位ISBN编号：7515700998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海潮

作者：J·F·莱希

页数：208

译者：刁璞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军士长&gt;&gt;

## 前言

我从未当过军士长。

像许多少不更事的水兵一样，当时我认为军士长并不重要。

现在我对军士长及其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并不是我没有机会当军士长，实际上我比一般水兵的机会更多。

我先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服了4年现役，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从一名海军新兵成长为二级无线电报务员，后来在越南在海军第一机动营建营服完了第四年兵役。

1970年服役期满时，我烦躁地坐在营职业顾问，军士长巴格迪安的对面。

他的工作可不容易，既要在掩体里东躲西藏防着敌人的迫击炮弹和火箭弹，还要劝说年轻水兵留下来继续服役。

他把在交战区继续服役的好处都给我列了出来：自动提升为一级无线电报务员，军士长考试额外加分，服役地点自选，甚至还有免税的奖金。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礼貌地拒绝了他，下定决心回家，远离战争的疯狂与毁灭。

几周后，当我走出费城海军造船厂正门时，我把白色的水兵帽抛进了后面的海湾里，走到了布罗德大街。

我知道——也只有年轻人知道——世界是我的牡蛎(即“我的前途无量”——译者注)。

嗯，如果不是只牡蛎，也可能是个蛤。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学聪明了，但主要因为垂涎于每月的训练津贴，几年后我加入了海岸警卫队预备役。

我在海岸警卫队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在那里我当上了一级无线电报务员，而且在新奥尔良海岸警卫队无线电站的最后一年役期完成了自己的军士长评估。

在两周内，我参加了威胁墨西哥湾的两场飓风的救灾活动，搜寻一架失事的空军战斗机和一艘沉没的洪都拉斯籍货船。

对于一个值守着500kHz遇险求救频率的高速莫尔斯电码发报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生活了。

但这时又有其他重要事情来干扰我了：我又有小孩了，我在地方上的工作需要我到世界各地出差。

就这样，我不情愿地永久地离开了海岸警卫队和海上勤务工作。

也许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以上就是我在2002年7月一个闷热的夜晚登上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时的所想。

当时舰上早已吹了熄灯号。

我又困又饿，也不知该优先满足哪个欲望。

我们航行在北大西洋非洲海岸的某处。

我躺在核动力航母的三甲板军士长住舱区前部的小床位上，感觉很舒服。

我打开床灯，拉上了蓝色的隐私帘，这样我就可以看笔记而不会打扰和我一起住在“山羊柜”里的85位伙伴了。

“山羊柜”是水兵对军士长住舱的传统叫法。

我正在发愁是立刻翻身睡觉，盼着不会被警报或操演打扰一直睡到吹起床号呢，还是该起来，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穿好衣服去餐厅吃点宵夜。

还是起来吧，反正我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睡觉。

事实上，过去几周以来，我一直把我的枕头撑在前弹药提升间的防水舱壁上。

一旦我克服了500磅重的炸弹在距离我头部几英寸的地方通过时的不适，升降机的“咔嚓咔嚓”声也不过是用来提醒我在这把年纪时又置身于水兵中间了。

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快乐的时光了。

我悄悄地翻身下了床。

下床几乎不用蹦，因为我的老朋友，司令部一级军士长迈克·麦卡利普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腰围，让我

## &lt;&lt;军士长&gt;&gt;

睡在三层铺的最下层。

我从床脚拿起衣服穿上，然后顺着梯子爬到二甲板，向后面的军士长餐厅走去。

“乔治·华盛顿”号与其他所有航母一样，昼夜24小时不歇班。

昏暗的灯光代表着夜晚，只有一个餐厅厨师(现在的行话叫“食品服务管理员”)看着旋转的热狗机、爆米花车、三明治产品线和冒着热气的咖啡壶。

为了把咖啡留给值更人员，我只抓了些爆米花，向餐厅厨师点了点头，回到餐厅的远端，打开了笔记本。

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一艘忙碌的航母上这种待遇着实难得——在埋头看笔记，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嘿，你就是那个找军士长聊天的作家吧？”

一级军士长麦卡利普说你以前是个无线电报务员——我也是。

顺便说一句，我是二级军士长佩里，叫我查克就行。

我刚下更——但是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吗呀？”

我抬头一看，一个瘦高个子、面容和蔼的二级军士长正向我走来，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忙一边解释一边嚼着满嘴的爆米花。

几年前我荣幸地请到了海军总军士长约翰·哈根为我的一本关于大湖区海军新兵训练司令部的书《荣誉、勇气与承诺：海军新兵训练营》做序。

约翰·哈根当时问我：“为什么不为那些真正使海军运转起来的人写本书呢？”

“到舰队去和军士长们聊聊。

别犯大多数作家爱犯的错误——你尽管让那些军士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故事。

军士长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他们都不害羞。

当你完成时会得到写十本书的素材。

”就这样，我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舰长马丁·厄多西上校的邀请下在诺福克军港的11号码头上上了舰，随航母进行为期6个月的部署，支援“持久自由”行动。

我多年前就认识军士长麦卡利普并很敬重他，他安排我与舰上的军士长们一起生活和工作。

无论水兵们何时需要答案，比如说锚缠住了或油漆没干，人们通常会耸耸肩说道：“去问问军士长吧。”

我就是那样做的。

与舰上和舰载航空联队的350个军士长有关的评论、故事和观察已经录了十几盘磁带，写满了两个笔记本。

上舰前，我还收到了现役和退休军士长对公告牌上一份海报的近200份的详细回答，离开“乔治·华盛顿”号后，我打算去访问其他几个部队以增加我对军士长世界的了解。

厄多西上校答应我在“苏伊士运河这边的某处”送我上岸，现在距我离开军舰返回在俄亥俄州大学教授的工作岗位前还有一周左右的访谈时间。

“无线电报务员成了作家，是这样吧？”

二级军士长佩里说。

“我猜我现在已经听到了所有的事情。

一定是从敲打电传机的那些年开始。

现在他们叫我们‘信息系统技术员’，但其实我们就是老式的无线电报务员。

实际上我们的等级臂章上仍有四个火花，即使这么多年来已没人摸过电传机键盘了。

我1964年当兵，干到1968年，然后离开海军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海军干完30年。

那些日子他们说我是‘乔治·华盛顿’号上最老的水兵。

很多家伙怀疑我是乘坐诺亚方舟出海的——但我首次出海就是在‘诺亚’号上，我的意思是美国海军‘诺亚’号驱逐舰，母港在佛罗里达州的纽波特。

谁知道——也许我们那会儿还用无线电互相联络过呢。

我们的明呼是‘钢头’，呼号是NBBS。

海军很小，不是吗？”

## &lt;&lt;军士长&gt;&gt;

”我点头称是，把爆米花推到一边开始和他一起回忆。

我俩的首次海上航行有过重合，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记忆。

我们谈论无线电报务员的生活：不老实地守着频率，。

半夜值更时偷偷调台听“狼人”杰克和其他州DJ主持的音乐节目。

我们谈论在大洋中部和其他地方的让人讨厌的死音区，那里的天空醚吸走了无线电信号的生命，这惹得军官们发火，他们砸无线电室的门，我们也拼命地调试频谱中的每个频率，试图在超强的静电噪声中与岸台取得联系——任何一个岸台都行！

我俩还对因当天安装了新的编密码导致零时通信方式全变，所有电路都静默，大家非常害怕通信部门傲慢、残暴的无线电军士长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值最后一更的事情交换了看法。

当然，这些都是俗事，但对无线电报务员来说，这些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兴奋地用拳头敲打着餐桌，比较着发报键的技术，我们的举动吸引了一级军士长本·巴雷特的注意。

“哎，真没想到，”他说。

“我想莫尔斯电码多年前就不用了。

”虽然本现在是作战系统的主管军士长，但他也干了差不多24年的无线电报务员。

很快他也加入了我俩在安静的餐厅中昏暗灯光下的交谈。

我们谈论真实的和虚构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可能值更时昏昏欲睡，但当他们的呼号在耳机里一响起来，他们会马上蹦起来。

无线电报务员能听出和译解出混杂在静电噪声和苏联、中国、古巴发射的干扰信号里最微弱的电波信号，他们能同时照看12台电传机，并在你手忙脚乱时穿过狭窄的过道来帮你。

“就为了多收点儿信号”，他们会在最恶劣的天气里爬到最高的桅杆上去拧一根锈蚀的天线。

我们大笑着，互相开着玩笑，讲着海上的故事，年轻的餐厅厨师不解地看着我们。

也许，在这个电子邮件、卫星电视和即时电话的年代，三个老水兵能从在桌子上敲打无线电信号中找到简单的乐趣。

我想，对查克和本来说，这只不过是在餐厅里度过的另一个深夜。

可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充满神奇。

即使神奇的时刻也得结束，我很快就向两位新朋友道了再见。

我回到前舱位区上床睡觉，但此时已睡意全无。

我仍然对遇到我的无线电同行感到温暖，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别的军士长和其他多年来认识的无线电报务员身上。

他们曾给予我指导、教诲，有时甚至是把我从愚蠢中解救出来。

比如在里维斯海军基地的报务军士长布莱克碰巧遇到了我这个年轻懵懂的水兵，并设法为我在他的无线电室找了一个住处。

我那时刚从新兵训练营出来，第一天上舰，路过后甲板时遇见他向他敬礼，他大笑过后问我以后想干什么。

我把我未来在电信和情报机构的长期生活归功于那次偶遇。

我想起了杰克·D·迈考伊，在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的主管无线电军士长，他告诉我成为一个出色的无线电兵和成为一个好军士长不一样。

不止是无线电兵，我还想起了其他人。

我想起了“海蜜蜂”海军营建营的军士长们，他们告诉我“我行”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座右铭，当营建营参战后，每个人，无论是水兵还是营建兵，首先是一个步枪手。

我想起了出现在我上一本书中的军士长马丁·泽勒和阿尔·纳尔逊，黛比·瑞丽和迈克·卢卡斯，他们在大湖区的海军新兵训练司令部忍受风雪严寒，把现代的年轻人训练成为沉稳、值得信任的水兵。

他们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军士长。

但当我躺在这里时，昏红的夜间战斗灯光反射在舱壁上，我又被一层深奥和持久的伤感所笼罩。

此刻我意识到，这些军士长为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每次帮我脱离困境，替我值更，原谅我的不成熟或者以我不曾想到的方式帮助我——我从未说过一声“谢谢”。

<<军士长>>

那种伤感深刻、莫名，又非常真实，也只有意识到丢失的宝贵机会才会有如此的感伤。

许多年过去了，也许那些军士长们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那些受过他们的训练与启发，受过他们的斥责、教诲、指导和爱的后辈人接过了他们的工作。

这，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的故事。

航母、大型两栖舰上的水兵和驱护舰上的水兵，舰上水兵与舰载航空联队的士兵，现役，预备役和退役的，都不要紧。

他们是美国海军的军士长。

这本书可能姗姗来迟，它不完美，或许也不全面，但它是表达谢意的方式。

正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我才能有今天。

## &lt;&lt;军士长&gt;&gt;

## 内容概要

无论什么时候碰上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锚链缠绕在一起还是油漆总是不干——水兵们总是会摊开双手说：

“我们最好去问问军士长。

”这句在美国海军中代代重复的话正是J·F·莱希写这本书的主旋律。

《军士长》写白海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海军军士长群体的引人入胜的图画。

作为在“持久自由”行动期间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军士长餐厅的一位客人，J·F·莱希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涉足航空母舰这个庞然大物及战斗群中其他军舰的各个角落。

他采访了航空兵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近百名军士长，记录了他们在海上的日常生活。

通过这些，莱希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美国海军真正的中坚力量——军士长群体的智慧、品格与尊严。

这本同时代的口述史采取了与莱希过去的著作《荣誉、勇气与承诺：海军新兵训练营》相同的格式，其中的彩色照片使本书更加鲜活。

<<军士长>>

作者简介

作者:(美)莱希

## <<军士长>>

### 书籍目录

- 序
- 序言
- 致谢
- 第1章 军士长是什么
- 第2章 军士长的起源
- 第3章 成为军士长
- 第4章 军士长入职
- 第5章 军士长餐厅
- 第6章 军士长与初级军官
- 第7章 水兵成长为军官
- 第8章 过去与现在
- 第9章 质量与领导力
- 第10章 司令部一级军士长
- 第11章 海军总军士长
- 第12章 现代海军的现代领导者
- 第13章 不畏艰险
- 第14章 人即事
- 词汇



## &lt;&lt;军士长&gt;&gt;

## 章节摘录

在整个风帆时代，纠察军士继续担任下层甲板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那些年代实施了残酷的统治，海上的生活也不是温柔的短途旅行。毫无疑问，那个时代的海员在一间码头边的小酒馆里要比呆在一间别致的客厅感到惬意。

早期殖民地是海洋社会。

大革命后，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各州——不断受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威胁。1797年，大陆议会意识到了美国这个年轻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下令建造几艘军舰，这几艘军舰因此成为现代美国海军的雏形。

虽然这几艘舰的大小和武备各不相同，但舰上的工作都是相似的。

除了纠察军士外，舰长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另外指定一些军士，也就是说这些军士可能会因个人表现和环境变化而被撤换或改任。

他们负责舰上需要更高技能的任务，通常包括文书(唯一要求有读写能力的职位)、帆缆军士、小艇艇长、制帆军士、枪炮军士、修建工军士、军械军士、军官伙食管理军士和修桶工。

“海军军士”一词作为职位的一部分通常表示在这一职位上还有军官或准尉。

比如枪炮军士要向舰上的枪炮长报告和接受其指导。

枪炮长通常是一名初级军官。

其余的舰员包括二等水兵、新兵和海军候补少尉。

类似的人员结构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时期。

关于在这一时期某些职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内容也写过很多。

实际上，哪怕是今天，要在军士长餐厅激起大家情绪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提出在举行仪式时哪个职位排名要靠前的问题(特别是要有帆缆军士在场时！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非军官中关于领导力的推理是以环境证据为基础的。

到美国内战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舰上执更人员表列出的职位顺序、各种军士薪金的不同还有军士们在花名册上名字的顺序推断出各职位的排名顺序。

不管怎样，海军的传统一直是“作战军士”——那些与航行安全和军舰的战斗能力有直接关系的人——要比其他人优先。

在作战职位中，帆缆军士排第一，后面依次是操舵兵、信号兵和枪炮军士，相比舰上其他职位而言居于一种“骄傲地位”。

而在一个职位里面的优先顺序在1863年的《海军章程》里有明确规定：“如果舰长未做特别规定，那么同一级别军士们的排名顺序要依职位的排名顺序而定。

当两个或更多的军士在同一天升到相同的级别，舰长不应指定那个级别中的一人作为军士长，他们的排序应由其在舰上花名册里名字的顺序而定。

”这一说法在1865年的章程里得到了简化：“相同级别的军士长的排序应由舰长确定。

”到1884年1月时，美国海军只有三个职位有军士长，而且都、在战斗分队里：帆缆军士长、操舵军士长和枪炮军士长。

一年之内，美国海军开发出一套三级的水兵和三级的军士的职位结构。

奇怪的是，三个“军士长”层级的职位被放到了上士这一级里，这种情况把历史学家和寻找其“家谱”的军士长们搞糊涂了。

其他也设置了军士长层级的职位，包括纠察军士、药剂师、文书军士、舰上执笔、指导军士和军乐队队长在内也被归类于上士，但被列为与战斗分队或水兵分队不同的一个特别部门。

当军舰更多地依赖于蒸汽动力时，机械军士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也被列为“技术兵部门”里的上士。

。在今天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海军里，还存在着技术兵这一技术群体。

现在，军士长们把1893年4月1日作为其军衔的生日。

随着另一个薪金等级的建立，军士长列在了上士之上和准尉之下。

## &lt;&lt;军士长&gt;&gt;

直到现在，头发斑白的老军士长们还要经常要求军士长候选人知道谁是现代的第一位军士长，这个要求就像让军舰在二时更抛锚时转向一样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1893年时，大多数的上士都自动升为军士长。

指导军士——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征兵部门主管——被留在了上士队伍里。

舰上执笔发展为一个包含有上士、中士和下士的职位结构。

随着1893年名单的出炉，美国海军在军士长层级上设了9个职位：舰艇纠察军士长 机械军士长 文书军士长 帆缆军士长 修建工军士长 药剂师 操舵军士长 枪炮军士长 军乐队长 在军士长级别建立起来的多年以前，为填补军舰编制名额的空缺，舰长可以提拔军士做代理。

这种代理任命期通常为6个月到1年。

如果军士的表现令人满意，舰长会向海军部推荐该人获得正式任命。

如果表现不好，舰长会把他降回原先的职务。

从代理到正式任命的身份的变化也算是一种安慰，因为舰长的个人决定因素在这种关系中已经不存在了，要想撤销一个已获正式任命的军士长，还要得到军事法庭和人事局的同意。

1920年，美国海军对从实习海员到军士长的所有层级的薪金实施了标准化。

正式任命的军士长的基础薪金是每月126美元。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薪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有了变化。

1949年10月，国会建立了目前的从E—1到E—7的薪金等级表。

薪金等级表在随后的10年里一直未变。

1958年，当时的陆军部长很关心保持部队士兵最高在位率，在他的推动下，国会建立起了E-8和E-9两个薪金等级，而美国海军对此反应不甚积极。

在经过一些讨论后，海军决定将这两个等级命名为二级军士长和一级军士长。

要达到二级军士长的标准，必须至少有10年的军龄并干满4年军士长。

要达到一级军士长的标准，必须至少要有13年的军龄并干满6年军士长。

1958年8月，在全海军范围内对优秀军士长进行了选拔，第一批提升在11月份生效。

1959年2月第二批选拔的军士长在6个月后被提升为二级和一级军士长。

目前设有军士长的职位的数量要大大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207个。

许多职位仅是“适用于战时紧急状态”。

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特殊标志(一个菱形或是钻石形环绕着一个字母)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就再没用过。

许多军舰都削减了人员，各个层级一直进行职位压缩。

目前，共有81个职位有军士长，80个职位有二级军士长，69个职位有一级军士长。

虽然技术在一艘现代化的军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自从1797年以来有两个职位一直保持至今：帆缆军士和枪炮军士——水兵中的精英。

P13-16

<<军士长>>

编辑推荐

《军士长——美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为翻译作品。

作者J·F·莱希通过采访航空兵、水面舰艇、潜艇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近百名军士长，记录了他们在海上的生活。

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美国海军真正的中坚力量——军士长群体的智慧、品格与尊严，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关于美国海军军士长群体的引人入胜的图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